



# 谁在消费郭美美

8月20日，郭美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批捕。

现在回看，郭美美身陷囹圄，看似起于偶然，却终成必然。单亲，“90后”，私生女，演员，模特，被包养，赌徒，红十字会……过去三年，各式各样的经历，让这个被各种传言环绕的女孩逐渐成为一个符号，供立场各异的人发现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的不同侧面。于她本人而言，这是悲剧；对于处于转型期的这个社会，更多是一出闹剧。有什么样浮躁的时代，就有什么样的“郭美美”们。但在多面郭美美的养成中，谁又在消费她呢？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## 哪里有郭美美，哪里就有新闻？

过去三年间，凡事与郭美美沾边就能火，如今这样的“魔咒”终于失灵了。

8月14日，北京朝阳区法院，杨秀宇（网名“立二拆四”）正在二楼大法庭受审。这个此前被称为“国内网络第一推手”的名人，曾被认为是“郭美美事件”最大幕后推动者。

细心的人们很快发现，之前传闻已久的“立二拆四是郭美美幕后推手”的消息，在法庭上未见丝毫提及。网络直播的庭审过程，关注者同样寥寥。

“可能因为没有提郭美美吧。”一直对此事有所关注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。

的确，以往三年来，凡是跟郭美美沾边的新闻，都会成为媒体及公众瞩目的焦点，唯有这次成为例外。身陷囹圄的她，从此以后可能再也傍不了中国红十字会了。

自2011年“郭美美炫富门”以来，郭美美微博上的任何一条留言，都会被成百上千的人转发、评论，虽然绝大多数是负面评价。

同样，被这个曾经的网络名人“傍上”的红会，时刻生活在“郭美美”的阴影下。郭美美犹如红会庞大身躯上的一道结痂，每次揭开都鲜血淋漓。

与郭美美“成名”相伴随的，便是红会不断“被污名化”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网络推手杨秀宇“添砖加瓦”。

2011年6月，“郭美美炫富门”爆发后不久，网络推手杨秀宇便不失时机在微博上评论、转发大量关于郭美美的事情，并曾在一帖子中称郭美美是“揭开慈善黑幕的英雄”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些传言并未被带上法庭：众所期待的“立二拆四大爆郭美美内幕”的场景，依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。

不过，当法庭上检方指控“和尚船震门”、“干爹888万包机带我看奥运”等当年热门网络事件实系出自杨秀宇的炒作后，还是不由得引发人们对于郭美美的联想。

此前的采访中，杨秀宇曾承认，他炒作出名的方法之一，就是“傍上网络

名人”。而彼时，头顶“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”头衔的郭美美，无疑是最大的网络名人。

“他们之间可能有牵连，但够不上刑事罪，就不会被指控。”18日晚，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法庭讲究的是“要有证据”。

大众不再关注郭美美，这是三年来郭美美第一次没有在媒体关注的大事件中“露脸”。

“哪里有郭美美，哪里就有新闻。”这句当年名噪一时的“媒体定律”就此失效。

## 寻找安全感

“炫富门”之前，如果说郭美美与一般“90后”女孩有什么区别，那就是她生活中少了一个叫做“父亲”的角色。

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她都很少谈她父亲的事。”8月13日下午，一位与郭美美相熟的朋友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尽管自诩凡事都口无遮拦，但一涉及父亲，郭美美往往“话会少很多”。

事实上，“父亲”对于郭美美来说，始终像是影子一般的存在者。

按照此前接受采访时其母郭登峰的说法，当初她跟那个男人并未结婚，在怀上郭美美三个月时，男人便因“犯事”被调查两年之久，后来两个人并未走到一起。对于郭美美生父，郭母用了三个字概括：“太花心。”

15岁时，郭美美曾被母亲“赶去”海南与生父生活了五个月之久，不过这段经历并未给这个女孩留下什么好的印象，因为在那边她感受到的不是父爱的温暖，而是欺骗和冷漠。最终，郭美美以“借钱买机票”的方式，从生父身边逃离。

在2009年遇到那个跟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“干爹”王军前，郭美美的生活重心只有一个：母亲郭登峰。

在益阳、深圳的小学和中学时期，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当时在同学和老师眼中不爱学习、穿着时髦、“喜欢画眼线”、与小混混一块儿玩的“小太妹”一般的女孩子，内心深处对父亲会有着怎样的渴望。

父亲的缺失，使得郭美美更多被母亲的影子所笼罩。这点连郭美美后来都承认，从小母亲就对自己溺爱不止，她从妈妈那边得到最多的教诲就是，“把

自己打扮漂亮点，长大好找个有钱老公嫁了。”

“缺乏父爱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。”一篇心理学网帖在分析郭美美时说，一个人，尤其是女孩子一旦缺乏安全感，就会想方设法去找寻这种安全感。从现实中来看，郭美美把“花钱”作为替代“父爱”的最大的安全感。

对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到底该怎么走，郭母也只是笼统地提过，“以后自己（指郭美美）幸福就好。”

郭美美自己从不讳言喜欢花钱，“喜欢名车和各种名包。”

建立在“花钱”基础上的这种安全感找寻，显然很容易将人导向另一个维度。

## 靠炒作出名的“朝阳V姐”

尽管很多人将2011年的“炫富门”作为郭美美命运的转折点，但郭美美曾不止一次说过，她自身发生变化，应始于2008年到北京上影视进修班的那一年。

北京的生活一点点改变了这个女孩原本的生活轨迹。当然，她本身携带的那些基因，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在这里，郭美美结识了不少家庭条件不错的同学，也越来越会穿衣打扮。

“要在演艺圈里混，就得注意形象。”与郭美美同级的一名同学曾回忆，郭美美的脸其实是那种胖嘟嘟的感觉，不过，“放在微博上的照片都经过了处理。”

郭美美自己也承认，一开始她并不怎么花钱，但周围同学都是穿名牌、背名包，慢慢地她就越发能花钱。

很快，随着骨子里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被激活，郭美美开始了改变。

“你说是炫耀，我觉得就是分享。”这是郭美美当时发微博的心理动机之一。

一年的进修很快结束，迎接郭美美的，却是寥寥无几的情景剧和摄影模特参与等小活，几个月几千块的收入，显然不足以支撑她在北京昂贵的支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郭美美微博的注册地址为“北京，朝阳区”。“她很可能做过朝阳V姐。”8月12日下午，一位北京娱乐圈人士提醒齐鲁晚报记者。

网上对所谓“朝阳V姐”的描述是，“拥有长腿、锥子脸、大胸，手拿新款苹果手机，一身名牌，服装为深V领的美女。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微博地址写的是北京朝阳区，并且有微博认证为模特、艺人。

这是一个在2010年前后随着视频网站开发自己的综艺节目而催生的新型群体，其最广为人知的，是曾大量出现在某大型知名相亲类节目中。

这个群体的兴盛伴随着微博的兴起，“她们很多人便是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联络生意并炒作自己。”上述知情人士表示。与“朝阳V姐”同时期的，还有外围女、商务模特、COS女郎等，她们的共同特点之一，便是“有正常活时就接活，没正常活就干私活。”

私活的范围也没有多少界定，酒店饭局、KTV、夜店等是主要活动场所。

郭美美“炫富门”爆发前后，她所居住的北京后现代城小区，从事上述“不固定工作”的女人不在少数。

“有时候晚上从这边过，看到那种女人挥手，我基本都不会停车拉的。”8月16日下午，一辆穿过后现代城的出租车上，司机挥着手对齐鲁晚报记者狠狠说出四个字：“嫌弃她们。”

这个小区的一处烧烤摊上，老板很内行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这些“小姐”一般下午五六点“上班”，晚上一两点“下班”，很有规律。

当然，“如果被人包了，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尽管有着相近的环境和生活方式，但在2011年9月份的一段视频上，郭美美抹着眼泪否认了自己与上述群体的关联性：“他们有些人说我出来卖，你有证据吗？能找到客人吗？”

2014年东窗事发，郭美美“几十万一次”的价格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离开学校不到一年，“几个月挣几千块钱”的时候，郭美美遇到了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——中红博爱股东王军。

此后，从王军这个“干爹”身上，郭美美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类似于“父亲”的亲近感和“无忧无虑花钱”的畅快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借由王军处听来的“红十字会”几个字，郭美美的身价大为提升。

(下转B02版)